

华丽家族

六朝陈郡谢氏家传

萧华荣 著





华丽家族

六朝陈郡谢氏家传

萧华荣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 / 萧华荣著. —2 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8
ISBN 978-7-108-02958-4

I. 华… II. 萧… III. 谢安 (320~385) — 家族 — 史料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053 号

责任编辑 史行果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印 数 21,201 — 27,200 册

字 数 175 千字

定 价 16.50 元

再 版 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本书及其姐妹篇《簪缨世家——六朝琅玕王氏家传》所写，就是那曾经住在乌衣巷、有着“堂前燕”的王、谢家族。两书出版已经十多年了，承蒙各方不弃，得以再版，但事过境迁，只能勉力做些不大的修改，庶使更好看些。书名也仍之，只是以谢灵运《山居赋》中“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的“家传”二字，换下原先同一位置的“传奇”二字，以更贴切、典重些。

“家传以申世模”。六朝重门第，“家传”所在多有。“世模”，《汉语大词典》释为“犹世范”，即“世上的典范”，我以为这是不确当的。国史、家传，各有所司。一家之传，怎能申述一世的典范？一家之事、之人，又怎能自诩为一世的典范？质言之，这里的“世”应为“家世”、“世代”之“世”，“世模”即家族世世代代的生活模式、方式，也就是“家风”——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拙著即叙写六朝王谢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及其兴衰。

六朝世家子弟十分看重其“世模”、“家风”，他们的“家传”、“家训”之类常作标榜。拙著标题中的“簪缨”、“华丽”，就是试图以之区分二者的不同家风。初版序已经讲过：“簪缨”是达官贵人的冠饰与徽标，象征着权力与势位。在我看来，王氏子弟更富有进取心和权势欲，他们的簪缨比谢家更辉煌，更灼目。“华丽”则主要立意于时人所申斥的“老庄浮华”之语。好老庄、尚玄诞是当时的一般风气，而以谢氏子弟为甚。谢氏家族在六朝的延传，人逾十代，

年过三百，从其第三代谢鲲起，便长久保持着一种生活基调——我称之为“老庄心态，名士家风”。这在行止上体现为“风流”。谢氏子弟的“风流”是古今共认的。其最高代表人物谢安被称为“风流宰相”，他也是“潇洒”的始作俑者。他们的同时代人兼同乡袁昂曾见证说，“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自有一种风气”，直到宋代词人辛弃疾还称“谢家子弟，衣冠磊落”。总之，他们的“华丽”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可谓身心俱华。他们的簪纓不及王氏鲜亮，也许正与这虚华家风有关。

当然这是自其异者而观之。他们毕竟本同而未异。自其同者观之，可以说，两家都“华丽”，也都“簪纓”。六朝是一个贵族门阀社会，王谢同为当时最大的门阀世族，源远流长，冠冕相承，风流相当，彼此齐名，与六朝同起讫，共盛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家传”，也便是六朝的“国史”。六朝又是一个在哲学思想、士林风习、文学艺术方面很有特色的历史单元，所谓“六朝风流”。作为当时两个最为兴盛、子弟众多、人才辈出的世家豪族，王谢家族也集中体现了这些时代特色。那么，读他们的“家传”，你便可以由之生动感受到六朝风流。——这当然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的序言且就此打住。

萧华荣

2008年4月于上海

目 次

再版序	001
第一章 乌衣人家	001
秦淮怀古	003
谢鲲墓幽思	004
前谢鲲家世	005
农官谢纘/硕儒谢衡	
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009
八王之乱/元康之放/情礼冲突	
那样的时代生养了他	013
与嵇、阮合传/“四友”/“八达”	
名士暮年	018
哭卫玠/谏王敦/此子宜置丘壑中	
雅道相传	024
六朝风流/名士家风/传承与变异	
第二章 新出门户	029
“小安丰”谢尚	032
渐趋风雅/从名士到将军/牛渚西江夜/	
功与罪/《大道曲》	

谢奕与谢万	040
“方外司马”/落拓之性/《八贤论》/不出所料的 败北将军/新出入口	
第三章 风流宰相	049
东山逍遥游	052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真名士，自风流/“渔父” 的故事/圣人有情论/东山的盘桓/《与王胡之诗》	
亲情之娱与不言之教	061
芝兰玉树/封、胡、羯、末/名将本色是名士/才女 谢道韞/林下风气/雅人深致	
从山林到魏阙	071
不免出山/“小草”还是“远志”/周旋桓温/ 权力的峰巅/黄老政治/风流宰相	
淝水流千古	080
违众举亲/子弟兵/洛涧捷音/小儿辈，大破贼/ 一门四公	
情结东山	087
为臣良独难/零落归山丘/始宁墅，东山梦	
第四章 混乱时世	093
在腥风血雨中	096
谢混风华/父兄血/甘棠伐处谢氏移/乌衣之游/ 风流由尔振	
从拒斥到顺应	105
倚不住的冰山/谢混之死/飞鸟各投林/ 将一家物与一家	

第五章 风流谁振	111
一个干进者的失败	114
新朝佐命/谢瞻的忧惧/废立事件/谢澹的裁抑/ 从将军到囚虏/《悲人道》与亡命诗	
一个疏狂者的失败	123
贬守永嘉/《辨宗论》/初识谢惠连/回忆传统/东山 再起与复归/山泽之游/谋反疑案与弃市广州	
以词赋为勋业	136
元嘉之雄/“轻薄”诗人的沉痛内心/ “文学馆长”谢元	
传统的“变体”	141
不负所望/弘微平生唯谨慎/“风流领袖”谢庄/谢综 之死/宦海风波/申韩之术/风、月、景、山、水	
第六章 狂狷人生	153
谢朓：谢安的“倒影”	155
众目所瞩的“小月亮”/又到改朝换代时/此中 只宜饮酒/“东山”：一个借喻/华彩的尾声/ 谢超宗：“灵运复出”	
进退失据的谢朓	164
常恐鹰隼击/谢宣城/八公山：一个遥远的记忆/ 悲剧的下场/谢朓诗变有唐风/从联姻看谢氏的没落	
第七章 乌衣夕照	173
三世选部与三世狂者	175
夕阳余晖/谢有览、举/最后的鹰尾/“超宗 不死”/“文学传”中人	
两世孝行	182

谢公家传至孝/孝门有孝子/孝子之后/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八章 千秋谢氏堂前燕——山水诗篇	189
前谢灵运时期的谢氏山水诗	192
纵意丘壑/兰亭雅集/散怀悟道/谢混清新	
“遗情贞观”：谢灵运的山水诗	198
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玄言掩不住的	
世俗尾巴/山水诗的鼻祖	
“赏心”：谢朓的山水诗	203
赏心从此遇/有情知望乡/圆美流转如弹丸/	
令人长忆谢玄晖	
飞向永恒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12
附录一：六朝陈郡谢氏家系	214
附录二：六朝帝王世系	216

第一章 | 乌衣人家

国史以载前纪，
家传以申世模。

——谢灵运《山居赋》

时 间：魏至东晋初，约公元220~324年（谢鯨死）。

主要人物：谢衡、谢鯨。

秦 淮 怀 古

茫茫往代，眇眇陈迹，从哪里开始呢？

还是从乌衣巷说起吧。有本古书上说：“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郎。”（《景定建康志》）不过对于你我这些普普通通的读者，乌衣巷所以知名，并由之联想到王谢家族，恐怕还是受惠于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耳熟能详的小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我们尚是孩提的时代，我们的父母或者老师就为我们讲授这首小诗，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感怆的怀古幽绪：很久以前，在现在的南京——那时叫做建康，在秦淮河上，曾经有一座朱雀桥；离朱雀桥不远，曾经有一条车马填咽的街巷，名叫乌衣巷；在乌衣巷中，曾经世代代居住着一些显赫的家族，其中最显赫的莫过于王氏和谢氏两家了。他们凭附着适宜的政治文化环境，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倜傥风流，钟鸣鼎食。后来那适宜的环境消失了，他们所仕宦的朝廷衰亡了，他们自身也败落了，那豪贵的高堂华邸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平常百姓的普通民房。当春天，当黄昏，当野花野草在夕阳中惨淡开放的时分，翩翩归燕虽然依旧在衔泥筑巢，却早已不复有当年显贵的“房东”。

从刘禹锡的晚年算起，上溯到王谢的末代子弟，其间相距约300年，可谓去古未远，遗迹尚存。从刘禹锡到现在，又有一千多年流逝过去了。昔日的“今”已经成为今日之“古”，昔日的“古”离今日更加茫远了。倘若你有机会来到乌衣巷旧址，当然更不复有当

年的气派与风采。一条长约150多米、宽约3米的仄隘小巷，出出进进着普普通通的南京市民。西装革履的摩登青年，代替了身着乌衣的风流子弟。向西走出小巷，迎面便是曾经洋溢着六朝金粉的秦淮河。河面上横卧着三座其貌不扬的水泥桥：朱雀桥、文德桥、来燕桥。朱雀桥当然是后来修建的，也不过徒用其名而已，早已不见当年的风貌，连那附丽着刘禹锡感喟过的野草花也一并消失了。

站在桥头，举目可见的是新修的大成殿、得月楼、江南贡院等拟古的建筑群，白墙黑瓦，飞甍雕梁，古色古香。附近夫子庙一带尽日照熙攘攘，叫买叫卖，红男绿女，摩肩擦踵。可以想见，在被现代的高楼大厦重遮望眼的远处，是史书上常常提到的钟山、清凉山、覆舟山、鸡笼山，以及那不舍昼夜流贯古今的扬子江。只有它们才永恒存在。

在新的鳞次栉比的“豪宅”、“华苑”面前，寒碜的乌衣巷旧址已不复有除地皮之外的很大实用价值，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引发着过往者对相关历史文化的记忆，使他们在这里驻足沉思。有首古诗云：“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乌衣巷在六朝曾经聚居着诸多豪族华宗，但在本书，我们也只能“忆谢家”了。

谢鲲墓幽思

关于这户乌衣人家，《景定建康志》的记载，刘禹锡的吟咏，都毕竟是纸上的东西，“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们的回忆从一件实物开始，这实物恰巧关联着本章的主人公，这便是谢鲲墓。

公元1964年9月，在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北麓半山坡上谢鲲之墓出土，“冢中枯骨”早已不见，唯有墓志一块，碎瓷碗一只。墓志高60厘米，宽16.5厘米，以隶书镌刻，共4行，每行17字，所记十分简单，说他官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内史，死于东晋太宁

元年十一月，相当于公元324年1月，时年43岁。为他营葬的有妻子刘氏、儿子谢尚、女儿真石，弟弟谢衰（音怀）、谢广。谢尚后面还要详述。真石的女儿蒜子后来成为太子妃、皇后、皇太后。谢衰即风流宰相谢安的父亲，官至吏部尚书的要职，谢广曾为尚书，二人在《晋书》中均无传。

这位名士在一抔黄土中经历了1600余载的寂寞，重见天日，作为一件考古资料，当时人们纷纷由之确证着什么。郭沫若根据墓志上的书法，意欲确证书圣王羲之（他与谢鲲是同时代人）的书帖《兰亭集序》出于后人的伪造，在当时曾引起一场争讼，至今仍无法确证。我们在这里却可以明白无误确证：你看，有兄弟，有妻子，有儿女，这真是一户实实在在的“乌衣人家”。

谢鲲是谢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从后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他是谢氏名士家风的开启者，在当时和后世的士林也颇有影响。六朝时讥人依靠世资坐取公卿，谓为凭借“冢中枯骨”。现在我们的叙述也从他开始，以他破题。

前谢鲲家世

农官谢纘

谢鲲虽是六朝谢氏家风的开启者，却并不是六朝谢氏家族的始祖。在这里，先回溯一下谢鲲之前的家世。

后世的谢氏子弟喜欢夸说他们的“华宗”，炫耀他们家族的“清流远源”，其实与当时其他著名家族相比，谢氏可以稽考的历史并不悠久。其他家族的先辈大都早在汉代已官高位显，史书上也皆有案可查，谢氏却并无这份殊荣。

据说谢氏远古的始祖是周宣王的舅舅申伯，被封于“谢”地，后来失掉爵位和封地，其子孙便以“谢”为姓。《诗经·大雅·崧

高》这首诗，就是申伯出封于“谢”时，大臣尹吉甫作歌向他赠别的。诗的开头赞颂道：“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意思是说：多么高大呀，那些巍巍的山岳，高大得一直耸入云霄。这山岳光降了它的神灵，生育了甫侯和申伯。诗中又道：“亶亶申伯，王缙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意思是说：多么勤勉呀，申伯，愿你承续先王的事业。前往你的封邑——谢，为南国的诸侯们树立楷模。谢邑的旧址，有人说在今河南南阳金华乡东谢营村附近，但也有人说是河南别的地方，年代眇邈，人事难详，并且对于六朝谢氏子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考据也不是本书的职志。谢鲲可靠的家世，还应在信史中寻找。

《晋书》谢鲲本传上说：“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祖缙，典农中郎将。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寥寥数语而已。

关于谢鲲的祖父谢缙，我们没有多少话好讲，因为史书上本就没讲多少话，除这里外，其他地方都毫无提及，可以说默默无闻。不过他是六朝谢家有史可查的第一人，是他们的一世祖。他所曾任的典农中郎将是屯田地区的农官，负责农业生产和租赋税收等，地位相当于太守，那是三国曹魏时期的事情了。

不过关于谢缙，也有一件传闻异辞。据说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谢家堂村还虔藏着他的墓碑，高1.58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已断为五块，上书“魏典农中郎将谢公讳缙之墓”，是其曾孙、谢安之弟谢万所立的，北宋进士谢文瓘重刻。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赝品。是耶？非耶？往事越千年，很多事都在时间的逝波里模糊了，难免农人指点至今疑。

关于谢鲲的父亲谢衡我们却要多说几句，虽然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也很少。你看，他“以儒素显”，甚至当过“国子祭酒”，分明是位“硕儒”，而他的儿子却成为信行老庄放荡悖礼的“达士”，透露出社会与家庭的思想断裂与“代沟”。

硕儒谢衡

不少资料都说谢衡是“晋硕儒”，即饱学而纯正的儒者，但他的名字却不见于史传，准确点说，《晋书》没有为他立传。显然，尽管他“儒”而且“硕”，却无赫赫的事迹与藉藉的声名，不足以单独立传。这一点先就比琅琊王氏逊色多了。王氏在六朝的鼻祖王祥、王览兄弟位至三公，他们的传记紧接帝王后妃列传之后，名列晋代衮衮诸公之首。所以，谢氏的起点要比王氏低了许多，王谢真正能够并称是谢安以后的事情。

谢衡的事迹仅见于史书字里行间的夹缝之中，爬梳起来，大约有下列几件，这几件都可以看出他儒者的本色。

大约公元298年，即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八年，朝廷上曾发生一起有关“晋书限断”的小小争议，讨论撰写晋朝史书应从哪年开始。

众所周知，司马氏原是三国曹魏的大臣，但从司马懿起已经逐渐攫取了朝廷大权，他自知条件尚不成熟，没有正式篡位，仍留着曹氏皇帝作为傀儡。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虽然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篡夺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定局，却也不急于黄袍加身。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才正式请魏元帝曹奂禅位，接过玉玺，登上金銮宝殿，史称晋武帝，追尊司马懿为宣帝，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这样，在司马氏登台的名义和实际上，便存在着一个不算很短的“时间差”。

“晋书限断”问题早在司马炎之世已经提出，因为意见分歧，便暂时搁置起来。司马衷上台后有人又重提这个话题。当时的争议分为三派。一派主张从正始元年（240年）算起，因为该年司马懿为太傅，与大将军曹爽共同执政，同时也开始了二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另一派主张从嘉平元年（249年）发端，因为该年司马懿突然袭击，发动了一场高平陵政变，捕杀了曹爽及其党羽，从

此司马氏独擅朝廷大权。第三派则认为应从泰始元年即司马炎正式登基开头才算名正言顺，名实相符。那是公元265年。廷议结果，采取了第三派的意见。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晋，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在第三派当中便有谢衡，时为国子博士，年龄不详。

在此之前，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东平王司马楙上言，说其相王昌的父亲本居长沙，原有妻子，汉末出使中原，适值南北交兵，滞留北方，与前妻生死隔绝，音信杳然，便另娶王昌之母为妻。现在海内已经统一，王昌得知前母去世已久，请求朝廷就是否为之服丧问题加以平议。这是汉末动荡分裂以来死生离丧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朝廷上引起激烈辩论。谢衡首陈己见，认为此人虽有二妻，但事出有因，于“道”无害，王昌应为前母服丧。后来还是晋武帝一锤定音，否定了谢衡的意见，说王昌不应服丧。谢衡当时的官职是守博士。所谓“守博士”，即实际官阶低于国子博士，而署理国子博士的事务。

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皇太孙夭亡，朝廷上就惠帝是否为之服丧问题展开论辩，谢衡也是第一个发言，时为散骑常侍。史载的谢衡两次发言都与“礼”有关，而且是当时最为敏感最被注目的丧礼，两件事情也都记载在《晋书·礼志》中。礼是儒家一向强调的社会等级和行为规范，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晋书·王接传》中提及：“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博物多闻”指熟谙朝章国典、繁文缛礼，这正是儒者的本分。

谢衡最有代表性的官职是国子祭酒，是“硕儒”之尤“硕”者。这种情况与琅玕王氏颇为相似。王祥、王览也服膺儒学。王祥是名闻古今的大孝子，临终以信、德、孝、悌、让训诫子孙；王览则是有名的“悌”者，朝廷上曾表彰他“服仁履义，长而弥固”。这种甄拔显扬儒者的情况，又与西晋之初的指导思想与用人政策相关。司马氏原是世世代代的儒学大族，一向重视礼，在曹魏时标